

耳

談

類

增

巨譚顯增序

唯楚秀文詞人代興大江以清
疇尸牛瓦王行父氏父樞欽而
孫伯固鼎峙畢雄既吏隱金門
盲公多暇則以冥餘力著矣耳
談耳譚者纓黎塵摩竊聞與論

輒聽輒語隨語隨歸如耳與耳
相告報而我不煩緩頰也已家
寘一龜矩賢市中矣久之寧曰
懿言曰夥見謂語反弗倫勦又
門分石列碑各燬彙焉象卷五
十卷耶不僕三復成編申呂勸

尹以戒可口捲腹尹以證理尹
以窺數尹以多識而博物可口
辭醒而卻瞞滌然新吾目而犁
默當吾心也肴是肴而耳食者
拘常泥故反唇詆訛苦者不輕
苦者烏言苦者細碎而難用若

者訛謬而匪實是劖歟矣訛舛
去學者載籍極博與過攷信於
中藝魯論罕不悟歧而伊說理
之易載鬼一車筆曆出詩奠翕
異舌褒譏貶惡出譽穉傳后言
人豕象罔窮牽舐蠻轂郊之顚

尹鷺尹畧各種上具備故夫察
唐羊蕡實出謠由耳順也透喪
始六千之叫根耳人也波感墓
碑存而記搜神隨輶再使而槩
寧宇持其細者目是編也資宴
客之談錄補正史之闕漏宣室

虛其常席齊諧猶在下風以方
聖籍金口而木舌所不敢狎竟
者鼻祖之肴耳縣乎裨官野史
也云赤也謂之小爾編成行甫
方免王也唉苦而不吉賢莫耳
視吾舌尚在乃翕侈口失譖焉

於以鳩附耳出瑱

告

蕙曆歲在癸卯簪王正月

楚年家支弟沙羨張文

光謨

耳淡序

南新市友人李維楨譔

吾友王行父博學宏詞欵壘一
第而以聾為上林丞需次都門
久不奏除四方學士大夫慕仰
父名相過從締紵縞之交者日衆

上下論樣日聞所未聞行父手
業其可喜可憚可勸可識之
事累之若干卷而名之曰再談
蓋昔人言仲尼作春秋辭有三
異所見異義所聞異辭所傳同
異辭而又者三諱為賢者諱

爲親者諱爲尊者諱衍父所
諱自本朝以來傳聞之學而止然春
秋以褒貶代天子家鉞微父隱家
使五人習其讀而問不傳則未知
已之有罪焉爾行父之談出於稗
官其指非在褒貶獻常立新

左讀之欣然膾炙適口而無所虞
罪故事不必妄覈理不必盡合而
文不必盡諦苟卿有言入爭耳
出乎口口直之間四寸耳何足以累
七尺之軀是行父移名之意也夫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舍德與

功又何足言者世有能言之士上不得坐而論道謀王野國其下不得總覽人物橐囊括古今修詞賦業而第猥雜銜淡毫語以資杯酒譖謹之用其言可謂不遇矣蘓長公直道不容于朝小人至摘其文

字附綈至罪竄逐禁錮備嘗陰
阻于是使坐客為慙襟立談鼓掌
捧腹以耗磨雄心而延永日今所傳
父子是已長公謫黃久汎風遺韻
猶有存者行父黃人也是編其有
所昉乎此久士不遇之一徵已雖然仲

尼嘗云託諸室言不妄見諸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以言為行事
卒以空言等耳蘇長公之有艾
子行父之有耳謨又何恤焉

秀水陶冶書

耳譚引

行父耳談齊諧之流也其所紀載事或不經語或不諱要之以銷清曠之永日訓肆座之羣心則所命耳談者近是余不識行父顧讀其書搜奇剔幽有人所共耳有人所未

耳事必曲盡其致而材亦副之間寄
憤惋玩世之旨其豪氣英英露於楮
表意必負奇瑰浩之士不得於時而
聊以謬悠謳浪之意自快其生平者
昔阮步兵常以斗酒澆胷中磊塊
政亦不禁豪氣耳然步兵以酒行父

以耳其同其異世必有解之者而人
固譽之曰是多不核嗚呼行父不云乎
耳談也而烏乎以信史例也夫耳而目
立則傳信耳而耳之則傳疑在所自
擇行父不為政也行父明寓意於耳而
世固無解人則足為行父捧腹耳夫然

故行父之耳其不如步兵之酒矣山陰

張汝霖漫書

耳譚引

王行父所撰耳談派蓋山齊諸云余讀而嘆曰夫耳橫一寸豎倍之入竅三寸綽數寸耳其中所受自單詞隻語至億萬言不可窮詰豈不大奇而人不謂奇何也耳固人所共有耳之聞亦人所共能蓋世所常見雖奇亦

常則世所不常見雖常亦奇矣夫見之常不常其槩在我而輒以定物品不亦謬乎余觀行父此書事新而艷詞爽而快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鬯撮其大旨徃二使人警悟安義命而絕邪萌風世回俗所補非小迺拘攣者見謂過奇或詆為誕不思理

有萬變理中之理徑而易尋理
外之理棼而難朽行父所撰不
過上下百年交游所稱述其於
宇宙不啻萬一余猶恐其寡而
常何乃謂其奇且誕耶荅莊生
少仲尼之聞非狂言也理自無
涯即仲尼安能窺其涯故詆行
父之書為誕者真拘繩也余生

平最喜聽奇談然腕墮疎管城
君不與共事故朝而入耳夕而
出耳明日憶記輒忘其半夫耳
等也在余為郵舍在行父為府
藏郵貯富非其耳異用之異
耳余故讀行甫之書賞行父之
耳又復自罪其腕呼童子進箋
將加焉腕曰幸赦往咎今而後

願以三年報政苟無完書可懸
國門請受箠百余因釋焉且推
之曰腕勉乎哉三年而書成當
遂題曰腕譚以配行父之耳

武陵江盈科撰

耳譚類增自叙

古者帝王欲知閭閻風俗細
瑣之事故立裨官而三公舉
謠使者采風爰酌人言以為政
登萬里窮簷於殿陛曲旃之上
慮至深矣故蘭臺石渠而下代

必有裨官家言謂之外史以翼
博史莫不淑慝別而勸戒分總
之為魯史之支裔也真詩本出
民間而禮失者或求之野矣老
氏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易曰
游魂為變賈誼曰千變萬化莫

知紀極皆異變之萌而紛紜之故
乃人往以不見為無即是以為
無者安能一無所見於其鄉邑哉
乃謂是僅不知積則成山匯則成
海此皆四海鄉邑之人之所謂僅
者也且至異不異而不異至異今

夫耳目所接千彙萬態孰能測其故而窮其理非至異者乎顧習不察由不知而特疑於不異者過也予往需次都門羈旅多暇偶有耳談之紀法沿稗官事則任耳皆可駁心聊以博笑本無奇而群公譏之馮

凡據案莫非是物災木數處幾令
紙貴然寶草刷不次不備今幕銀
臺遊道日廣日有所聞不律屢充
鵠正而矢攢饒益三倍遂以畛分
刪複祛陳訛誤皆滌書成名之曰
耳談類增金陵人復索去鋟梓在

昔張茂先讀書二十年腹笥既富
因采百代四方異事著博物志四
萬首漢武帝刪繁定為十卷至
今人尚惜刪者不可得而讀也楊子
雲仕漢三十七年嘗抱三寸弱翰齋
四尺油素於天下上計孝廉郡衛

率會審問異語即以鉛摘次之於
繫故茂先子雲皆以博識聞茂先
辨龍鮓識劌氣子雲別廳鼠是
皆其至異者即夫子不語怪而商
羊萍實專車之骨胡称哉予旣
慳於才識潦倒游戲時未沉淹重

以性不善記聞即刊落而欲希慕
古人猶却步而求前也且民不可以
正說者也帝典孔訓炳若日星而
皆聽之貌；語鬼神之事則憚語
德報則喜故是編猶馬圉之說膝
賛之誦或有憚悅者不獨煩勞翰

墨為危言已也易為君子謀不為
小人謀小人而君子則君子矣安
得不為之謀又安知其不為君子
謀乎

萬曆癸卯年上澣王同軌撰

耳譚類增凡例

曩歲需次都門裒奇事數卷御史大夫沈純甫先生見之謂為必傳會有餉金者因以災木已而金陵浙陝皆有板今夫弁者馮式據梧皆是物也此耳談之始

耳談漫錄耳又耳不饒諸公因謂何不益而畛分之歲己亥秋罷幕上林遷銀臺給事一殿雀因得奉諸名公談頗饒大冊驟滿周穆王西還載玉三萬隻不足多也因畛分之迨歲庚子秋在南問幕蕭然僧舍編簡始定中間僅年餘耳為篇三十二為卷五十四金陵書賈又且購以災木此今耳談類增所由始耳德不備故袞綴之得五篇良歎也精技也可以觀才奇合也重生也可以觀變叱讐者過小者也孟曰有命冥定者命也游泳之可以衡守紀國事僅纖屑曰史脞而脞志六篇因之語曰

使釋迦生中國主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主教當如釋迦又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居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故仙釋聖異道而同教而神道亦所以助化人能為善聖仙釋神皆與而福隆不則反是明幽兩監之而幽益密且嚴不可惧與故有玄旨諦義神八篇畸墨者無所歸着而錯錄之者也文尊以下九篇紀言者也檮杌楚史所以紀惡鬼怪奇衆總之惡乂而至盜極矣故別之以外紀十四篇終焉

語中稱鵠初者華容孫給舍羽侯也著有一松軒醉語習孺者鵠初叔城武令斯傳也著有紀徃恒談二書皆謂因耳談而作者也肅之者山陰張進士汝霖也板耳談而附以談者也楊子者黃郡侯容江公自名也著有易傳集解中者黃郡丞會稽陶公允宜也朗哉者姑蘇顧山人應也本江者西蜀何主客起升

也繼錢者彭儀部遵古也維效者易憲使倣之也文興者廣德
守何公起鳳也三公皆里人以數稱故識之不數不識也

譽或常過毀則無以諱削草最多即不足諱亦諱矣談者名字
不欲著亦不着其事里籍名字以有嫌亦不着特傳其事耳存
者常不著傳往事耳

談本以奇耳者也不奇不耳而或病其奇夫奇莫過於常而奇
未奇也常之奇略而不察也老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
也吾與汝亦幻也曾察之乎碑史之說近似者無論博物志謂
庭湖山桃樹蟠曲三千里有乎無耶夫自內觀外者不盡吾固
於一隅不敢言世外事若謂必無則鷗鷺之蒙莊桃樹之張茂
先為誕之帝渢渢乎吾談矣故夫舍元殿上尚問長安桃源洞
中不知漢晉楊子雲負朝於尚白李太白謂問白是何人則任

之無敢對

耳譚類增總目

卷之一

卷之二

聚德篇

卷之三

聚德篇

聚德篇

卷之四

卷之五

良讞篇

聚德篇

卷之六

卷之八

精教篇

奇合篇

卷之九

卷之十

重生篇

咤怪篇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冥定篇

冥定篇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冥定篇

冥定篇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冥定篇

史胆篇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胆志地理居室篇

胆志身體篇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胆志年齒篇

胆志鱗羽篇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胆志蹄喙篇

胆志草木篇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中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玄旨篇下

諦義篇上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諦義篇下

神篇上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神篇中

神篇下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畸墨篇上

畸墨篇下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文尊篇

詩芹篇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語証篇

雅謔篇上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雅謔篇中

雅謔篇下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長語篇

瑣言篇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中論篇

外紀鬼篇上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外紀鬼篇中

外紀鬼篇下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外紀幻枉篇

外紀怪祟篇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外紀旅篇

外紀冤償篇上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外紀冤償篇中

外紀冤償篇下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外紀還報篇

外紀謫餌篇上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外紀謫餌篇下

盜篇

耳譚類增卷之一 目錄

一 蔡德篇一

大司馬劉東山公

張羅峰相業

張文簡公

梁端簡公

費相國

李相國石麓

楊太宰二山公

劉大司馬

太子少保大司馬任丘郭公

楊太師定亂

鄒中丞戒子

許相國

毛相國寄金

耳談類增卷之一

黃岡 王同軌 程行父 著

滌陽

夏守成

遠家

校

繡谷

唐嚴

伯成

梓

藝德篇一

大司馬劉東山公

大司馬劉東山公大夏當 武廟朝劾奏大璫劉瑾專權姦虐
盡惑聖心罪狀甚悉瑾悲刺骨禍在不測內閣李文正公陰為
解瑾曰先生自來無所言今為渠言安得不從但令渠來跪我
則已李曰不可公聞轉怒曰我為大臣肯見奴乎死朝廷固分
耳瑾以李故竟解忿得免其乞休歸後常結行李一肩所需
之物皆納其中作遠行狀亦不言其故有所親密問者曰那奴

不安置我得穩豈能肆吞噬乎久之夜聞扣門聲即知有朝旨
遣戍矣即日北面謝恩畢僅一僕負其擔數千里從行抵戍所
故事凡大臣就謫居官解享餼牽而公以精忠得罪所司益嚴
事之公皆不顧僦居民間操團即荷戈而前就伍趨走所司
甚苦之無能為計也已瑾誅赴詔歸復職不拜歸隱東山公子
城市無閥閱綽楔僅郊外古屋數楹即所謂東山草堂也布衣
蔬盤躬耕力食有達牙使鎮其地為門生枉百里候之道見扶
犁者問曰劉尚書在家否曰在登堂而公入即扶犁者具鷄黍
濁醪薦客隣叟窺者猶曰劉尚書今日破費宰鷄也賓主相對
一語不及塵事惟相勉以忠孝大節送客出即以棒擊籬作野
人喊猪聲曰畜得無快吾離乎使者反曰劉先生於富貴盡相
忘矣夫傳相起畔莘未聞以大司馬歸畔者以大司馬歸畔三

代而下惟公一人莊氏謂必忘天下者而後可托天下公視脫富貴如屣惜乎時未能相公也居鼎鼐無樓臺已為美稱况躬畊乎此可以知公為三代時相也又東山父亦侍御居京邸僅在酒肆賃房二間而東山始成童即以憲門有客來預問父何在曰入朝去也問母安否曰適在隣家春米未回其時進士觀政于吏部數人共乘一馬遞乘之到部復還相迎故少者到常遲太宰問故直述以對太宰曰今之新進士乃乘馬乎袁禮部談東山以尚書致仕歸過先叔考吏部府君於呂王城莊叔考令諸子出見先太史稚欽在焉衣皆布單東山曰童子着以長衣乎此成人服也至今家猶稱之

張羅峰相業

世廟自藩邸繼統初議兄武廟考孝廟叔興獻帝所謂為

人後不得顧私親也

帝大孝心殊不安曰孝莫大於尊親今

桂

父而叔乎時張公羅峰孚敬為南部主事首發明倫之旨而桂
公萼霍公韜相繼上疏乃伯孝廟考興獻帝大合上意

五歲中立遷為三公而孚敬憚忠悉慮體國不私在吏兵二部
時人所指為美庄肥庫絕不私黨革鎮守裁閹寺清政本日與
天子爭可否一言不允即乞休立乘牛車出張家灣行李瀟然
無長物必中旨懇留遣使數回乃迄屢屢如此曾不以遇合固
寵順旨植黨營私其廉潔忠耿匡弼輔翊亦可謂社稷之臣

張文簡公

張文簡陽峰公立朝剛介侃侃正論屹然如山世廟朝蔣皇親
負盛寵殺人大司寇見素林公執法擬死疏奏上不悅下旨曰
着林俊回將話來林即面奏曰臣官至尚書天子無故不呼名

臣為陛下守法而以名稱何罪且法者 祖宗之法陛下安得
以私椒房臣又何所執也詞嚴色厲聲振殿陛 上大怒禍且
不測舉朝危焉文簡方為學士林門生也旋以恩使臣以禮章
進講反復開警以為敬禮大臣堯舜盛德天顏少霖林罪得釋
大臣格君心之非公有焉始議建九廟九其處公奏曰九廟本
同一氣若九其處是使祖孫父子之情不相聯屬不若一處而
九壇不惟妄靈而亦省國費 上從之議遂定方以學士里居
元旦令來謁留酌已而學師至令少年高科意不擇辭去公正
色曰廣文為令賓師而不尊尚之非所以重子弟也遂左師右
令盡歡而別嘗聞之尊君卑臣自秦始已甚故其治亦遜古以
君臣不交也林公因上呼名遂抗對逼直公乃從容談說使
帝抑怒而布和非有至誠感動不能爰以成君師之美亦回天

之力矣

梁端簡公

大司徒梁端簡公家金陵平生尚節嗇甘澹泊為浙左轄清獄市嚴門禁凡僚幕僕隸姓名皆以圖牌書記令吏輪遍市物必書其數必面詣市人抵官受值掾吏皆夕食于堂上侑以青菜冬瓜蘿蔔惟一味本衙亦然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束服布素潞補惟兩袖稍潔常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可驕人端勁亮直城府蘄蘄秉義執憲不苟為同始守杭適歲大侵時倉無儲而告濟塞塗公云五日內粟賑汝人皆不省已公訪其鄉其家粟若干籍之出示曰各家谷以半糴而半官給平價以賑饑又皆徧厯身為之宰大家無苦而饑濟滇南土苗相仇殺屢勘御史奏悞罪已集兵誅作亂公以觀

察至曰虜相仇殺其常也而贖貨亦其中法也抵償足矣奈何以中國治之謙下當大悅親詣軍門受法事後始知虜情非公亂成矣此二事濟荒撫夷皆有可法告老歸始知有居不踰中人身後子孫益牢落曾孫鳳池公名桂茂以侄子作督府都事食貧自昔

費相國

相君鶯湖費公在館局時與閩中某公同事又其同年兩人對奕爭勝戲擊其頰某公不悅然絕不見於言第自昧薄耳公悔日至門長跪請罪某公終不出不知誰以其事聞于其家尊人尊人大怒封號一竹板令公自朴於京邸公又持父書及竹板登其公之堂自朴者三吹其公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誠在我公何為哭曰公尚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是以

哭耳自是相驩如平生不惟費公至孝而其公之孝亦至且今世求此父亦莫可得也可以嘆世矣王資敬談

李相國石麓

維榜李相國石麓公諱春芳狀元宰相國朝僅數人而公一也以閣臣考滿其尊人方在京邸封如其子官謝恩班在子及百官上布衣一旦位人臣之極可謂榮遇公性至孝久而歸老兩尊人尚在構東西二園諸縫掖士契擁封君于東園諸衿珮女戚擁太夫人于西園而兩處自必躬行酒放舞班之嬉樂亦衍衍有十子無厚產封君每為經營公不欲屢以為言曰天生一人祿必隨之豈必資父祖封君曰不然孫寢可不令有糊口庇雨之產乎吾既浮值以購必無腹非之人何損于理今諸任子外以孝廉起家者二嗟乎廣陵自吳濞銅山鹽田雄富而清淑

之氣發為純孝備福若相國故其所也然相國已而目盲其亦
缺陷忘完哉公大業別載今以孝志云

楊太宰二山公

楊太宰二山巍海豐人仕族名家立朝介於自持冰壺內微而
待物恒怒事在別傳予錄其所聞公自作吏侍時即結念於娛
母若退食輒擁輿行花間或戴草帽持鋤作田夫效潘令老萊
故事以發母笑凡他宴集嘗一甘臘輒以進母後以太宰奉母
歸養母年已百四歲本至責之身奉上壽之母又勇退之早成
大孝之名三代以還恐不能兩今里居漸及期頤玄怡素袍遊
於縕廬飈館鷗鳥可下野人與爭席俸餘無幾而日製棺製藥
普施廣濟匠醫恒不輟手地租穀而廉取每畝金五六厘榜門
曰家人與人敵至人敵死勿論家司徒叔父與交景驩曰天下

有一等人不知紛華靡麗為何物公有馬故其袒襦皆藍布食不二歲嘗以蜀扇一疊已曰此填蜀者故人所貽僅二而一自握耳夫寄太宰以二扇中古未有蓋寄者知其介故也

劉大司馬

劉大司馬凝齋先生堯誨楚臨武人勇擔荷飽經濟談理論道而天文地理兵法風角無不精貫里居即有禦寇功在諫垣風采輩著倭羣海上論胡俞諸大帥失律養寇曰有邵之役三帥俱違命然春秋獨罪林父大帥也今正典刑而捨大帥非宜至其上下相蒙政以賄成積習已久節制謂何凜然嚴霜被遠邇矣凡所啟厯樹建最多奉命撫閩累建奇勳如破擒賊林鳳等擒倭奴受郎弘那等征木綿峒賊等皆奇若行空易若振槁市人可驅而戰兵士畏法不畏賊有正有奇可戰可守費省而功

倍儒臣建勳自王文成之後僅有焉蓋自治而治兵治兵而治
敵非若意突而戰浪以威驅卒以卒嘗刃而敗匪特成者也自
昔用兵費輒不貲尚自寒儉零時先生破敵績勦全至三十八
萬有奇貯梧州諸郡至今東夷西虜兩大戰尚藉以充餉則于
身後而功猶在國也又其道德文章與功勳皆相表裏國朝兩
文成炎欽鼎足夫國肥則家瘦予嘗過其家素業敝廬古澹風
味而尚聞有以多藏訾之者豈有鑄山養海之術無公私而騎
鶴揚州乎不然矣故連城荆璞剖而後知薏苡明珠發而始見
至聖不免於東丘而尚自負嘲於揚子也嗟乎樓臺海市易幻
于談鋒而剝那罪案亦深于口業可漫為之哉

太子少保大司馬任丘郭公

公諱乾字孟陽總督三邊威惠大著多籌算屢獲醜晉大司馬

入朝行李過郵傳僅二杠時論達之居本兵持三尺斷之即貴
盲莫能骯其萬一一日有旨用中官興營務公堅執不可始
罷又司禮某公負盛寵欲封其親以都督屬二相君達意公曰
封親必以子官胡不本監而他乎二相君曰子閹父非閹也即
都督何不可公持議益堅以是忤者衆會北虜效順邊臣請以
王爵封之俾令開馬市公抗疏名器不可假人馬市開啟蒙端
非中國利時議以定公遂屢疏乞骸歸優游林下十餘年澹泊
著書與野老群盡忘機事錫慶四今惟孫詹事茂熙光宗君與
其叔龔餘慶遵公遺命以功薄賞重非子孫福勿襲此尤人情
所難而遵者為尤難也予謂君恩非虛溢襲者是不然不忘君
貽謀祖宗百戰竟為苟若今計眉睫失肩背泰越人視來業

何愚也往者虜幣不過羸疏今耽々皆縉綺往者貢道迂迴今國門其卧榻往者邊民自為戰今棄戈弧而別業惟向虎狼恃堅盟是結繩之治見於腥羶矣賈生曰天下之器置于安則安置于危則危今不知安否禍及而始憶公言不其晚乎予于此致慨焉

楊太師定亂

楊太師溥居本兵時山東班軍赴操既久而將兵者失撫御令後蘆溝軍苦之呼噪謀作亂時視工文武二大臣聞變遁歸反遇亂兵驚墮馬時太師坐大寺中聞噪兵集門外令人問何以故軍云云曰語良是令十人能言者入聽處分違者從軍法十人入太師曰汝等願操乎赴後乎曰願操即牌示各赴操皆鳥獸散去越三日牌示曰山東軍鹵莽未曉法令某等各率百人

各赴一營聽令既集矣復牌示曰汝等受國恩厚身有所勞當
詣軍門申訴輒敢揭竿亂乎各營即縛其首事者某之出餘從
有衆出不意無敢譁而已捶諸人死是時諸軍非太師處置得
宜亂成矣至今都人誦之太師往鎮薊遼善撫士卒士卒樂為
用一日與虜對壘殺傷相當其首功頗足稱捷忽下令曰能奪
死卒歸者賞頃之奪二十許屍歸即賞之而為文親祭之于本
壘三軍感泣效死再戰故有古北口之捷其能得士心類如此

鄆中丞戒子

麻城大中丞時敏鄒先生當正統己巳翠華北狩驕虜南侵關
門失守社稷震褫保障之守肩在大中丞扼吭於後權重位尊
矣乃先生遇遵化作書戒其子瀚千有餘言無非恭謹乾惕步
世深躬之肯馬伏波戒子擇交以人萬石君責子入閭不下皆

有烏而片言不及私媒司馬公事皆可與人言趙清獻行必夜
與天告其先生之謂瀚書謂登牛死恐妨南故但責以失牧無
所增值瀚窘一牛不能自潤而以屬父則大中丞之為父子自
處與世之所以處大中丞父子無非寒儉蘄々禮法皆可知也
諸葛武侯御軍隨身衣食皆取給于軍成都尚有桑八百株若
先生不已甚乎今瀚與先生皆沒之後瀚弟郡丞淪孫大都諫
騁寶是書而羨墻之因鋟以告雲仍示手澤之猶存而遂傳在
海內訖今百一十年雲仍二千餘指科興第十有二其人皆篤
行志士即皆食報之餘亦其式似之驗也家既有祠祀于雲仍
薊鎮復有祠祀于故吏士俎豆百裸可以觀德然當作書於遵
化傳舍籌兵耀武之餘不過家人庸語所謂私書不以視人者
而已炳丹青于後夫其忘家固所以懋勲于國不以天下為故

王
高
卷
可以托天下也予錄其書末段曰官府一跡不入外事一毫不為廣結人情溥散鄉里貧淡安身之本清閑享福之源人家有長短不得偷寒而送暖隣里有過失不得面是而背非隨步而行全憑方寸不必東思西想不論爾強我弱看破事情富貴浮華皆為外物有命所拘思之思之盡心以守之云爾

許相國

許相國徵時極貧常飲濁酒但取充腹而行長者里人皆敬信之一日醉入卧一家婦榻上適其婦不在而夫至大怒操刃以入見是許曰秀才無他醉耳待其醒慰而送之還後棄相歸里故廬舊社茲於里黨或常徒步僚素如儒生此固其里俗不以貴異而實其德盛禮恭也常至人家款以尋常醕酌則喜為卒醕盛席之招常避不赴所親以忿爭則曲為解無不靡然或為

人厚負而斲為請間於所司則畢力以贊佐之而片唾不可得
久而所親無有以請間斲者嘗以扁舟抵姑蘇徒步造申相僅
一童子擎雨蓋相隨門者莫肯為通有識者詫曰此許相也入
白而申相始出延焉兩地人談如此予入仕而相國卒於家諸
門生設俎於都門外哭皆失聲

毛相國寄金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文最歡當相國歸寄箱
二隻於家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四五年相
國卒孫來襲廕始索之間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視之孫意棄
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紀其數並謂出
俸賜之餘無不大駭孝廉曰若知內有此即置秘室吾卧不穩
矣高郵守楊太和汝粲談此金始相國不以重歸裝而置孝廉

家豈不欲以累子孫而與故人共之耶然棄之而始存身後取之若外府可謂善貽矣劉豫州顧命於諸葛公曰吾兒可輔則輔不可輔君其自取相國意蓋如此

耳譚類增卷之二目錄

褒德篇二

董頤齋中峰

嚴尚書

唐公童子時孝事

劉大京兆

陸武惠炳劉莊襄守有

大都督陸武惠擊嚴奴死

劉莊襄墮馬

邵恭知

郭比部恪菴公

顧大參况達

陶少宰王大參蕭司馬熊中丞

胡季山雅量

黃梅川

王侍御復齋子毓俊

許少司馬

督學使楊公

賈中丞

林榕門公

葉留餘翁

桐鄉令金公禦寇

桐鄉江陵二令君

巴河薛鋪紙馬

先大父封丘令贈郎中府君

先叔考驥封府君

先考贈侍御府君

陳緝熙編修

趙重華孝感遇父

王世名俞氏

嚴孝子

唐孝子

沙市孝子

遂陽義士金鑄

太倉門卒義士全祥

耳譚類增卷之二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晨

伯成

叔永

梓

聚德篇二

董頤齋中峰

會稽董侍御順齋公始卒業太學家無僮奴妻淑人亦侍御女躬執炊爨常乏薪拾穢遺暴而斂之仲子中峰公紀年二十三當弘治乙丑會元及第猶與父共寢始婚之夕鷄鳴猶侍側屢遣乃去至少宰負謗歸自簡重藩臬猶執屬吏禮華亭徐相以學憲入謁設饌魚蔬淡薄盛以大盂黑白相錯數舉筋而別先輩風度如此董玄宰談

嚴尚書

姑蘇嚴尚書養齋公父封君八十餘猶多膝侍時公賜沐歸愛父而防其入室寒暑晝夜惟寢處父齋中父屢因所親屬為異室不聽可謂篤孝其堂中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尚書足而又足七十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伯兄純甫理蘇時所見

唐公童子時孝事

唐公繼祿松江人嘗直指我楚年八歲時母性嗜鷄炙家貧不常得偶宴集某貴人宅見鷄炙美不忍食因暗累數片置袖中會其家失金盃一客起自檢其身衆皆如之且及公公曰不湏檢盃在我處歸即持上家僅有少田即售值製盃以償終不言以母故有嗜炙之名而持盃客久始曰盃是我避飲匿置山石

隙中以亡酒未及告耳索之果得其家大愧以故償者見還

太史玄宰談

劉大京兆

麻城劉大京兆守相始主政南戶部值武廟南巡至都戎服見群臣因命文官皆戎服接手獨相不戎服不接手殿上問此官何不戎服接手對曰文官不戎服不接手問汝何官對曰臣戶部主事劉守相也上吐舌下之曰壯哉竟不以為罪予少齒所習聞亦人人能言之今諸書若不載即名亦不記矣此不惟見相風節為楚直臣而上帝英睿大度亦自殊絕其狎群奸如漢文於鄧通所謂美臣而法固在相申屠嘉也仲尼見人一善忘其百非今聞實錄所載悉其悖鄙乃其美善可遺耶若然夫子之於衛靈公何以曰美而喪云

卷之三
陸武惠炳 劉莊襄守有

陸武惠炳在世廟時掌錦衣權寵甚灼而獨加意賢士夫浙中如陶文僖猶其所重方吳公時來與張董之罹杖也吳寶興陶同窓友且同舉于鄉時以奉使琉球親屬俱歸獨身窘猝而君相方怒甚必置之死矣陶痛之詣陸謀保全陸于是日詣司禮三王太監者謾事抵暮方出官卒急散勿；畢杖三人皆得活次日復世廟謂三王曰往時這廝們亂道廷杖住；致死令何俱全看監杖官回話來陸聞之惶窘審與陶計文僖停思少頃應之曰得之矣近年主上刊行興獻帝醫書何不曰往時官人們受杖無好方故多不救自皇考方書刊布不獨廷杖無傷即海內囚犯杖創依方療治無不活者則先帝無量功德也陸即以言奏聞。世廟大孝尊親天賴有喜吁一言而上釋主疑下

全士命旋乾轉坤其利溥哉萬曆間今上林丞洪某為父侍郎公朝選奏辦冤狀受廷杖先是公以勘遼藩事忤當路者意而當路與權璫相表裡欲乘上怒斃杖下時劉莊襄守有總司隸獨惜之曰殺人以媚人我不為且某欲死父固偉烈男子也于是以他事延還至暮禁且下鑰為權璫耳目者皆奔去始受杖八十自不死自莊襄總司隸活名貴人甚多海內至今稱之

大都督陸武惠擊嚴奴死

陸武惠炳於世廟以藩邸舊恩柄任權傾一時而亦廉勁自好無所偏設嚴相子侍郎世蕃黨國崇賄奴嚴龍嚴虎等橫甚擅自攝郡司理泥中司理以狀聞京師公得之知蕃之黨庇奴也不言世蕃結姻姪於公以固權寵公詞知二奴正入京以好招至謂觴之也奴着大雲霞襖施施而來是日公坐法堂出狀

數之曰汝凜上若此其魚肉里黨可知不虞族亦乎且大雲殿
貴人之服而衣奴不見我家奴褐布且不完也向骨一家吾為
若主屠鯨觀耳呼力校各擊脊一百棍俱死而即往論蕃稱身
為門下忠臣蕃蘊憤不敢對獨相出頓頗謝曰此我真親家
世廟英毅神聖嵩為相當其意而柄相者蕃然不遏小人之才
實以基禍陸與親而不昵得之然何若其不與親也

劉莊襄望馬

劉莊襄守有賴受知 主上休度博愛司詞察而所庇佑人人
也行市中忽豕突馬驚墮地肥重傷甚頭上玉簪深入項骨至
簪斷輿歸昏眩夜半始甦問豕主者何在曰已繫獄矣即命釋
出詣榻前問曰人衆得無散爾貧賤乎曰未也轉令無恐釋之
後公歿久嗣延自承禧赴武場試有一人向鵠叩首流血每發

箭鉞曰願我主箭中又一叩首時予里諸君皆集見之笑曰是人為說佞誰知者已其人曰我即往家主者得老恩主不死故夫婦當時禱願今以試來耳豈異人知乎衆始嘆息是年延白中第一當事者嫌為貴胄反置次又聞所驚馬值可數十金是時一幹奴乘憤即持刀斬馬首狂哉非大金吾舍人莫有也此直其人一斑亦識之齊桓公飲盜馬者酒三百人而難解趙襄子以一壺乘得二死士是人非其小近者耶

邵參知

商都一先輩邵公某素性廉潔到處有冰簾聲最後參知滇中已告老歸裝橐惟平日冠履卧具他無一物其夫人儉德亦固從公若干年積俸餘造金耳璫一雙着之公一見問何從來夫人以實對公故取視而投之江曰吾平生無長物今宦成不宜

累我至某地風浪大作長年謂例宜有祭公問何神長年曰一
為丁蘭一宗三公曰丁蘭孝子宗三必其傳儼宜知我者竟不
祀而舟危益甚忽一楮面金甲神自稱宗三登舟大怒築弄風
浪公但為詩曰來時此行李去時此行李葬我此江中不負此
江水吟畢風恬神即不見顧朗哉談

郭比部恪菴公

博興郭公恪菴大倫嘉靖乙未進士三令靈壁華亭通許再至
揚州淮安皆巖邑大郡歷南刑部郎致仕歸平生清介從水處
處垂橐故其歸無可生活賴課生徒得舉火同榜大銀臺李公
徵江先生往謁閉戶不出強入則短衣危坐必假于隣得長衣
始成賓主而忻然不以介意也昔袁安僵卧有洛陽令除雪入
戶遂為故事郭比部短衣貧不尤甚乎得李先生強入始有聞

又皆京輦人足為故事京輦塵十丈一壩冰壺隔斷矣二公皆
予年家大人會席間恒言及此

顧大叅況達

顧中孚大叅壽至八十九與徐相國存齋同里最相友善而齒
遇之相國卒大叅往吊抵几筵前但以指彈棺者三曰我不久
且至相聚有日不作禮矣董太史玄宰談人年高益多諱甚有
惡間棺而失備者有廢吊唁者皆不達者也若顧公可稱度矣

陶少宰 王大叅 蕭司馬 熊中丞

吏侍陶公大臨廉而不嗇家故饒以佐官用猶不給薨之日僅
存賜金一錠不足以殮天曹故事三堂殯公賻二百金公子允
宜郤之曰父固不以存亡易心竟襄事遠近遺奠無所受門生
故吏乃合三百七十金托山陰劉令致之却再四至封貯十餘

年後三學師生請營祠祀少宰允宜乃出所積為費既不沒人
惠又不煩官民一錢大叅王公懋德卒于閩遺命勿受賄諸司
不欲廢故事復醵六百金往奠于家其封君復峻郤曰吾即差
奈何以六百金傷吾子之義皆返之故其時罄宦橐災不能治
喪又左司馬蕭公允卒京邸其子扶輓歸遵父遺命亦不受賄
三公固自愛其身見於考終而其父子能於戒得之年均索之
日成其子父之義亦何卓越易惟效談武昌熊元乘中丞破粵
寇卒于軍其子明經殲奉父命賄一切却何世無賢第叔葉芬
不易揚耳則

胡季山

臨江胡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秘校一日與客圍棋有村民惡声
相加問之曰來算薄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

堪怒公徐詰曰想汝不欠租歛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馬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禍立見也無故凌上公已揣得其情此正可書紳而銘座也

黃梅川

黃梅川諱潮晉江人純德質行平生不與人爭不妄殺一生他恙皆類此人呼黃佛七十瞽雙目諸醫不效已數載忽一人至曰是可治也以刀刮其翳皮一層傳以藥戒五旬勿出授以背不受去不知所之如期目重明能燈下穿針朗然童子人咸異之以為必神焉年九十二始卒姪大中丞黃彭湖先生談

王侍御復齋子毓俊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于妬妻公出按時幽閑一樓上餓且

死妻之子毓俊甫八齡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孟令其徐々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麪食魚肉乘進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于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易惟效談

許少司馬

許少司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歸盜入室發橐枵然如洗乃恨其廉縛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炙之傍一盜獨曰廉自其天性何苦乃公為得解先生已屬目其人乘夜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盜獲先生困沙觜恐死命赴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屬目盜曰是恩我者不然死矣故是盜獨得活

督學使楊公

祥符楊公一中節自少娶瞽女情極嫌婉嘗剖符黃郡于其行

忽見好女侍側問為誰夫人曰為公買得以廣嗣耳公曰夫婦本以兩合而以少艾參之如倫何出一縗立命與其女去曰明日即非所以處承李嫌而為女累矣治黃清簡一如敦倫長化而坐鎮有汲長孺風又能折節予布衣其以觀過里獨張予所贈言於堂中而質有其文耶

賈中丞

賈中丞啓之二世居比部晚始解中丞節歸籍吾里有屠人失猫疑公家匿之詣門罵曰流氏公但曰我家莹名賈勿何謂流或謂何不以屬有司公笑曰有司之法不如我厲蓋已過治之美或不省不一月屠人毆人死抵罪毆時自曰賈都堂且俱我不治之法也其應如響矣又解節歸日即命幹奴去長衫着短

衣負擔取薪或曰何艱乎曰事在初始習則自然今以舍人歸里人待以舍人長衫遊閑妄自侈大而始令取薪怨不堪矣且帰來漁樵皆我事可令兒童不堪乎又自置酒樓于居後委巷間曰吾無以貽子孫後世鬻酒猶可生活也今居已累更主獨其酒樓猶存其孫叔敖之寢丘與

林榕門公

今安慶守蒲田林榕門公兆珂與其再從兄兆瓚當垂髫俱據于倭瓚肥公齷賊以為從人也質瓚而遣公歸索贖金二百公曰瓚我兄也家稍富且單傳又新喪我貧多兄弟倘我父妄聽人言利其貨不贖則瓚死貭矣且瓚外腴中枯贊三日亦必死不若質我遣瓚歸便賊許之瓚歸越二旬贖不至賊以為賣已怒閉公一室絕食五日更加杖檟自分必死忽夢瓚父少華公

携一故僕來勞苦之啖以飯南亦自咀嚼既醒腹遂果然齒縫尚溢餘肉時賊謂公必死啓室視公亡恙形色淪王以為神復食公移營渡海隅攻破一衛城一土堡恨公贖不至遇益虧紫在一小樓忽空中呼曰十二郎人至矣至矣明日家老嫗携贖金二百至公得渡海歸老嫗得抵公所而金無損覺常有陰庇指使者十二郎公小字也甲戌公登第以茂宰擢異起家部郎厯今職云夫再從少異同胞九死忽通一線而篤念鵠原甘留虎口仁何至也已而絕粒幽囚移營渡海鬼闌兩隔鯨力難翻齋重一嫗向由飛達乃冥叔以生己子遂援猶子時時濟度處津梁力挽婦航重開貴胄一餌勝瑤島鱗膏能通過上林匪音矣

葉留餘翁

留餘翁棄南巖廣信人仕至都守正德戊辰有盜葬其先冢而
其家果被小災已覺之棺有棕裹骸骨時翁尹浦去家僅二日
家人以聞且欲棄骨于水火翁傷悼不令棄骨曰此其子孫會
富所為非逝者罪瘳之可也且禍福有定數豈人所能為乎已
其家皆無恙身歷宦金緋子少巖厯南少司寇久始知盜葬者
為族惡少已犯盜繫獄染疫死家無子遺夫翁之不仇仇者之
親正以命定定情于內即此可以觀仁此天之所以反中貪者
也予家先墓被盜類此其人亦竟敗絕尚有餘憚覲翁言而灑
然永釋矣

桐鄉令金公禦寇

始倭寇起海上金陵人金燕令桐鄉謂無城莫可守始建議成
城成而寇至先是阮中丞宗將軍自杭往守皖郡遇寇於皂

林宗將軍才勇冠世斬艾虜甚多然麾下皆散走勢孤遠躍馬
臨水中死阮中丞聞變率所部京兵僅九十人以船艤奔卦桐
鄉而寇亦猝至寇易桐鄉四面環而攻之然金令守甚固得阮
中丞兵矢無虛發又鉄汁所中無不力死已寇擁衝車薄城車
柱高於城而橫木懸有板屋屋皆有門自空下射守者奔避適
一縱客大醉以灰砲擊之敗去又縛竹為梯期旦日鼓而登城
一夜盡為城中人盜盡又向水門連舟四五而蒙其上中懸大
木洩而撞城城破數丈城中始奪氣散走金令及阮中丞皆欲
走學宮為縊計會有献策者綏帛為圈置撞處笮至令大力者
挈而上之遂不得近是夜又募善泅者舒某入水盡鑿其舟沉
平旦寇見呼曰高高計窮走使往來索金帛萬計又不可得退
去寇大略二萬人攻城者四十六日死傷者十之二而城外人

殺掠且盡以四郊皆水一命不可逃每殺人必群縛於城下屠割以示城上若償彼死者命必十償一也城之不破固幸而始成城尤得先事寇退令擢給舍以去宗將軍亦建廟自阜林英靈特著伏臘奔走百里令亦別祠祀焉馬健甫談其邑中事

桐鄉江陵二公

桐鄉龍祥寺古柏千霄而胡梅林督府方以軍興法繩所隸其客某公談理者因請伐作棺用移文下縣尹金公燕獨抗不聽久之樓船過河下尹上謁胡公大怒庭折之尹不為動忽見請者探首窺於簾內尹即大罵無恥貪夫敢如此擅乞官物予奏汝胡公竟不能有加累張相國請假還江陵尹微人曾公來謁踞上席既出而藩臬大寮皆集無敢上席者已聞尹如此以為言尹曰老大人呼知縣知縣跪拜分也相國呼父母而父母側

席乎後兩公皆首薦得高擢

巴河薛鋪紙馬

黃郡蘄水薛府尹均永樂時人住巴河鎮平生清苦上亦甚稱之橐無一錢在任積俸置紙馬板二副以遺子孫今巴河薛鋪紙馬獨易售人猶稱薛府尹紙馬可謂厚于贈矣何文興談

先大父封丘令贈郎中府君

先大夫諱字體仁贈戶部郎中始成弘治己未進士授封丘令封丘厲後徵發繁苛又孔道困郵傳大父劑調而裕席之一切與民休息恩信孚洽租賦不期而集豪民益遵恃貲上購而下漁至是憚威逋去重逮之至急懲之令改行竟為良民地故薄民復情令植桑業蚕訟者以植桑贖罪蚕桑始盛一日曉出候大吏返而邑前民照鏡不輒喚出撻之曰一日之計在辰汝

但照鏡何以糊口聞者咸感奮力佐北觀踰黃河見數十人為耶許之歌舉大木而蒼頭奴乘馬鞭役者其後問知為太宰馬公文昇治宅役者大父停車執蒼頭奴重撻之曰汝主為今名臣役民治第若固朝廷赤子方喘汗佐努而汝坐鞭之乎因欲具奏或勸止又或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太父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及與天下計吏庭謁太宰太宰忽出席曰誰為封丘令大父曰令是曰賢哉令愛國且愛我不然吾安得聞過因揖之千官一時回首直聲遍京邑簪弁競求識面應接過勞成疾歸邑內詔命下已捐館矣耿天台先生曰不惟無是令亦無是太宰所謂休休有容非與自予習事而諸父兄皆淪沒不及攷鏡大失治行然稍間消細於童稚謂歸橐俸餘僅七十金又從兄子得大父寄大王父官中書仁愛清白艱苦別是一腹臟因

以十襲父之從姐家汪啓西得聞後令封丘者里人葉君謂至
今河南北稱封丘綾則自大父始往歲需次都門家兄喜甫顧
予病于旅因拉與偕歸阻風黃河待舟岸次見沿岸皆柳榆獨
一村為桑異之已見邑界牌稱封丘相顧沾襟此固大人憇茀
之地能無敬止之思乎邑人久食其澤亦自愉快

先叔考驗封府君

先叔考驗封府君諱濟字體民為泰州府君孫成弘治壬戌進
上厯驗封郎中嚴重敢言靖共不貳不以色漁取人徵名公卿
皆稟度焉然遇直少容出參河南政不就拂袖歸田而爰日以
事尊人足跡不入城市屢薦不起樂竹衎如也創義田義館收
族教課子姓仲子太史與猶子多捷鄉書而繩以禮法益嚴鄉
丈人敝衣踞客席諸子侍立終日或上食無敢有惰容澹泊蔬

布不異寒素至幕義行陰德不遺餘力有鬻女償官糧者為長
沙庾吏吳某而哭甚哀府君聞之即蠲金為代償仍具資斧為
歸閨計女贖得欲叩謝不許里有掾誣於仇戍遠道寥然稱冤
適其主者觀察過訪即與言得解主者謂掾曰我知王公平生
無受賊事故汝冤得解也掾尚不知誰何即得解亦避仇避家
汝上一日府君使過汝迷大雪夜不得舍獨一舍又拒客不納
第問汝何許人使以黃岡人對曰既黃岡人知王郎中乎曰即
其使也于是啓戶率妻子羅拜具殼因引視所供祀府君名爵
曰我某掾嘶恩者也使亦不識誰何每歲大寒暑必篤計獄累
因而厚貽之食病與藥可贖與贖廩橐常虛歲大飢穀價騰貴
獨府君家價常平戚黨因而舉火者亦常徧如此則寢得醉然
戚黨咸私相戒勿為不義恐玉公知身居畝畝談不及世外然

轎軒使望廬常屏唱騶有汝南許子將減袁本初車騎之風居親喪兩庠青衿累百人徒步赴吊其貽郡侯書嘗見其通稿一帙大草數行云老夫灌園得嘉蔬敬因使致數本真野人之芹以獻至尊也此皆可見當時美俗不獨府君為德已也

先考贈侍御府君

先考諱上字稚占舉自先大父封丘署中會大父卒官故有終身之思而事大母曲盡承歡少讀書日不數行而重倍人司封府君因以參魯稱之捷正德戊子楚書上春官者七皆不放竟不仕平生一無所嗜獨著書每北裝歸橐不滿駝皆書也素室木榻篝燈熒熒佔畢白首居常廩廩望之嶷然自然令人起敬中賓樂易若承景含光不見其跡不善治家人產而好賙人之急多與善散不問有無歲旱必收道殣恒累十百又好豐客饌

常誦李青蓮黃金散盡還復來之句以自解居室在仲父先而
產不逮什一亦不屑曰較後來我必贏也若謂善慶云于時戚
黨有少過恒畏府君知而府君獨友王莽廉秉直秉清節又
為府君所畏門所納履不過二三人耳秉直卒廬火且及棺府
君率家奴自肩棺出鬚鬢為燎嘗在都市見大父已未科試錄
即解千錢購得鬻及同行者皆駭曰所需十錢足矣府君曰先
君名在上又有手澤為遺物寧惜刀布乎歲旱必啜粥茹蔬曰
天之降罰凡為天民皆宜承受何論有無家群從中以祖儲閑
而左臂府君府君避不從反讓以不義厥後互訟數歲肝膽楚
越王氏之孝友頽衰責有所歸烏山中有遠族叔母歲必一至
家踞堂上兒呼孝廉婦呼先孺人重以叱詈責取供奉皆敬事
之不違好教責人過直人所不堪而人無愠懥以其情誼肫切

通共有無不徒以攸攸之情支吾所親已也於少者卽幾廕而
冀之又北北矣好相人多奇中有客自山中來一見即曰公面
色頗不佳可歸矣其人不悅然知其多奇中強歸及門卒背語
人曰此死氣也當棄予藐諸孤獨伯兄甫弱冠皆以相決後來
皆中平生於公府無私謁晚益甚然大府皆聞其名遇必式廬
觀察劉公重以款門或常與里人質成里人得一言榮厚如袞
鉞旣卒皆為垂涕往以為諸儒所舉俎豆賢人之側以伯兄拜
江西道監察御史贈如其官嘗錄古言行自勗而性急常忍發
猶之佩韋束直晚與一僉父締姻僉父嗔其苞苴不腆標使者
出遂憤鬱以死夫廉者必貧安可以財論府君常為扼腕云

陳緝熙編修

吳人陳緝熙父鑑任某官以謗戍遼陽卒母不得歸從百夫長

矣。緝熙少穉，念衰慈旅柩，輒至涕泣，刻苦讀書，成戊辰進士除
翰林編修，即表求使高麗以伸己志，及還果與母及柩偕，可謂
志士孝感矣。

趙重華孝感遇父

趙重華大理人，年七歲，父庭端棄而挾青囊術遊湖海十五年，
不歸。是時重華母死葬矣，又嫁一姊，一妹而思父不已，日夜啼
噓，因請符于郡書。父名貌里籍，千絲茫然，千里尋覓，誓不見父
不歸也。所至標紙，逢人咨問，謁神控禱，迄連入武當，躋太子巖
見巖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趙庭端朝
岳至此，而重華至其月日正同。大是佳兆，因亦書曰萬曆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趙庭端子重華尋父至此，已歷南陽、潁
壽、淮泗、金陵，亦屢感玄帝夢曰汝父亡恙，抵金陵，益復劫其資

盡且行且乞次皂林觀音寺見一老僧扶藜來雙眉覆面殆是百歲人謂曰孺子何來重萃述所以曰汝父亡恙客無錫南華寺汝第往仍令道人導之至寺見幡然叟心動而不敢言但道所以及出胸解懷郡符叟亦自陳里籍于是兩相抱哭曰我父也我子也寺僧遊客無不聚觀洒泣稱神力云茅鹿門先生有記遊人題壁意在來者庭端子然將誰貽乎乃實符兒至日其無意之意偶而不偶也藜杖仙人身為導師冥冥昭昭其合也不翅象罔獲玄珠矣故至誠之感金石可通

王世名俞氏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歿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復自罪俛從族尊者之譏割敵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敵值藏之人不知也俛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効

錢曰報仇自佩矣其繪父像亦繪持劔者在側則已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劔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棄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饑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尚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伏劔出斬仇頭于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劖自造縣請死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墮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室以聞于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予郡人廉得其狀益用惋悼令視其父屍意蓋謂父傷重則子罪緩所以生生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求受法耳但母恩未斷斬歸別母汪君繼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兩學諸生數百人皆慙憇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

皆死矣兩尹皆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于嘻笑而誓必死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為孝子妾不能為節婦乎生曰女子何易其言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也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叢中矣何死為婦曰為君忍三歲逾三歲非君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窆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葬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于朝下旌門之詔曰孝烈汪君識其事甚悉有為別謀者曰俊為世名俊兄無可殺理而辨之者是皆辨乎其所不足疑也仇在父安知兄生之處此極難必於是羨始盡子者親之支非固不忍暴父屍而忍自殘親之支者婦其激于餘風者也

嚴孝子

安吉嚴某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即孝子也年十六居常

涕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千萬里願獨往尋覓母從之為具金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間得利刃僕惧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捨囊獨行抵遼陽徧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席蔽躰即從于官餲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世名字實父也輒長跪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洗沐着縞豆觴遍進親奉匕箸窺者盈戶皆為感泣數日著敝衣身代力作衆悅其孝爭為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錢為久計衆益德之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者衆曰還則償金何追為還家雙白偕老至大耋吳光祿寧伯談

唐孝子

唐孝子名治始江西之清江人僑居吾里圍江葬子起冢傍曹
掾而實儒行孝謹守禮言動退讓人稱酸秀才父尚儒亦以德
稱年九十卒孝子苦塊未除而隣家火起火勢猖熾旱歲木性
相應不必延接火皆自發頃刻千餘家皆盡始孝子盡出資裝
募人出其父柩而人心駭亂無應者或挽孝子出曰尚何待為
孝子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孝子居絕無障蔽然歸然獨存而
孝子亦以薰炙伏棺死棺上皆成血掌痕憶其急時撫柩曰兒
在此也事聞有司為旌門孝子婦桂氏鞠四孤之屏等而食貧
辟纏不忘訓迪唐氏之後或有興者吾嘗為孝子傳久已失稿
尚能記憶補載於此東海之火糜笠家獨存行火之使已知為
善門孝子宅巋然獨存故知不偶圍江置墓之地而又為轎軒
孔道倘仁人停軒存問或孤嫠奉米肉之貽亦化俗之一機也

沙市孝子

荊州沙市有老嫗子極孝家貧業織履養母一日嫗病劇思得肉食而大雪履無所售乃自割左臂肉食母頗多傷重母病愈乃自死其時樞木主改朱公夢一血臂人入衙而腰產子呱呱聲聞矣頗不怡明日街卒報沙市孝子事令人覘視血臂正左尚在牀資還報復大喜以孝子來生必祥也即為營棺葬先是孝子有兄鬻其大參家與贖歸養母而仍為給其生計直指使因楔其楣自為文屬博士諸生祭之曰為人子以此心事親則為孝子為人臣以此心事君寧不為忠臣云爾嘉魚方孝廉談今邑有張孝子碑墓

遼陽義士金鑄

世廟未遼陽金鑄者督府遊擊王世勲騎士也世勲奉檄率衆

禦虜於塞外被圍互相殺傷久之衆且盡鑄獨破圍出顧見世
勲尚困圍中奮死復殺入救世勲與俱出世勲馬忽蹶即以己
馬乘世勲而身步戰殿其後故世勲得免援不至身獨死吾友
李文甫客李督府幕中所見云鑄之死主勇烈可貫長虹而出
徒兒死隨蔓草然其人志固不在死名世亦莫有能名之者今
且數十年予乃名之曰義士金鑄則竟名之矣

太倉門卒義士金祥

武昌大中丞熊公桴始守太倉以倭亂嚴尚奉旨討賊自效有
故門卒金祥十餘人從忽戰敗兵卒皆鳥獸散獨祥不去公曰
我死國分也爾何為乎祥曰公死國小人死主亦分也竟殿公
後過橋盡而寇已登橋祥慮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摧之橋
壞寇墮水死者六人公得免已以屢捷晉公郡丞討賊如故一

日與儕酌于郊寺中祥忽大呼曰寇至矣蓋其全氣見也衆
囂騎從皆失忽有乘馬遇者祥推墮其人以馬乘公而親執其
御馳躍雲中人馬足皆不在地於城祥嘔血數升他馳者迷道
反遇寇死祥識道故又得免一日與寇對壘寇悉銳攻我軍鋒
少却公堅壁而祥又常翼公寇不得進却因奮擊得大捷又
日傳殲舟中公忽心動曰寇至矣祥佐公登小舟走未交睫而
大舟寇據矣祥又以識避地得免而他走者又多遇寇死公在
海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虜三千二百有奇祥未嘗不在屢經
險淪脫祥力居多事平以為郡掾公橐常無饑而未嘗不與若
有無後以大中丞為國平三大難語及輒垂涕念之祥者義士
與其力亦足相副較之任安馮驩失勢不去其難十倍未可以
細小人忽之而亦可覘公盖撫士卒能得人死力有古名將風

公伯嗣可徵熾自有傳與子語詳略稍異蓋往亦聞之中丞公
云